

清末民初中國詩壇 (中)

易君左

不以「遺老」自居：陳寶琛

前清詩人中居高官而享大年的，第一個是陳寶琛，第二個是樊增祥。樊山先生卒於民國二十四年，享年八十四；弢庵先生卒於民國二十四年，享年八十八。弢庵先生以詩壇耆宿，位至「太保」，雖入民國未仕，但決不以「遺老」自居。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挾溥儀爲兒皇帝，清室遺臣，多抱笏登場，甘爲傀儡，獨弢庵老人隱居故都，抗拒僞命，大節凜然。陳寶琛字伯潛，號弢庵，又號橋隱，福建省閩縣人，同治戊辰進士，著有「滄趣樓詩」。

弢庵老人和先父的唱和，在滄趣樓詩集裡很多，例如：「實甫四疊前韻，因及匡廬，感念舊遊，四疊奉和，並爲石鼓之約」一詩裡，有云「平生稊匡廬，使轍得一至，孤亭雙瀑間，蒼峭作寒氣。廿年積夢憶，歷歷摩崖字，最戀棲霞橋，雷吼聲危墜。」接着說：「而君樓其下，樂志官却棄。」原來先父在廬山三峽橋頭築了一楹三間的樓房，即名「琴志樓」，門口懸有一副爲人傳

誦的集句聯：「三閩大夫胡爲至於此！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所以弢庵老人特別提及，而又說到他自己的別墅：「吾齋石鼓腹，澗水取養療，山中亦產茶，味苦頗可試。」按弢庵老人年未四十，丁內艱歸里，不出者二十餘年，無時感事一託於詩，所居螺江，有滄趣樓，梅竹深秀，風景優美。

就在福州隱居這段長時期，弢庵老人的詩，摒除了少年的作風，肆力於研究韓愈、王安石和蘇軾等的作品，而風格遒勁，韻味悠長。試讀那首描寫山居生活樂趣即以「山居」命題的詩：「數竿竹外無多地，半屬梅花半屬蘭。留客便盤圓石坐，借書慣就綠陰攤。空階馴雀尋常下，小沼潛魚自在寬。有酒不應成獨飲，牆頭還泥好煙巒。」此首蘇詩氣味甚重。

後來先父果然如約到了福州。弢庵老人有一首詩題是：「冬日同易實甫兵備順鼎遊鄰霄臺」，開首說：「病夫一樓臥，佳客千里至，頓會山澤間，坐挹湖海氣。」隨後說到：「易子昔乘桴，不忍珠崖棄。」自註：「實甫割臺後猶潛渡，

冀餉劉軍。」這是指先父甲午戰役後兩度入臺灣，援助臺灣抗日的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高踞詩壇寶座：陳三立

在我國近代大詩人中，陳三立這個名字是最響亮的。這位老詩人是江西人，字散原，有「散原精舍詩」。散原老人的父親是清末名臣陳寶箴，和先祖是老友；散原老人和先父情同手足，唱和最多；我和散原老人的哲嗣陳師曾昆仲，在故都時也有來往；所以我們保有三代深厚的世誼和詩教的傳統。

前清季葉，中國思想上政治上湧起一次大波瀾，就是新舊之爭。陳寶箴那時正任湖南巡撫，勵精圖治，舉行新政。散原老人那時年紀還輕，與丁惠康、吳保初、譚嗣同，被稱爲「海內四公子」。這「海內四公子」並非以風花雪月出名，而是幾位站在時代前面的愛國青年。散原老人當時和黃公度（遵憲）組織「南學會」，梁任公（啓超）也入湘講學，都在陳巡撫庇護和鼓勵之下，提倡新學術和新政治，被一般頑固派反對，陳

巡撫也就毫不客氣，把那些頑固派捕禁起來，燒掉他們的宣傳品。這樣醞釀到戊戌政變的一幕，新學派失敗了，陳氏父子便連帶革職了。散原老人受了這樣重大的刺激，才對政治冷淡，從此縱情山水，潛心詩文，絕口不講時事，築散原精舍於南京，後來寄寓上海、杭州、廬山、北平，等處。晚年住在北平，適逢倭寇侵略我國，北平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淪陷，一般寡廉鮮恥的舊官僚政客和軍閥，到處活動，却有一位八十五高齡的詩翁散原老人絕食逝世，保存了中華民族傳統的精神和天地間的正氣。

散原老人雖是一位老詩翁，却始終是一位新詩人。他決不像那些自命為「遺老」或是道貌岸然不可一世的詩人，迷戀着骸骨而昏庸老朽。入民國後，散原老人平日和朋友往來信札，所寫日子，多用國歷。九一八後，許多「遺老」出關向溥儀稱臣或向倭寇暗送秋波，只有散原老人因北平陷敵，幽憂孤憤，絕食殉國。

散原老人的詩，工力最深，風格最清俊，因為飽經世變，滿腔憂時報國的熱忱，越到晚年，越是跌宕，所以晚年的詩，比少年中年時期更好。如果就詩的風範和人間的友情來看，散原老人和我父親（諱順鼎，字實甫，號哭菴）簡直就像李杜再世。散原老人的為人和詩作很像杜甫，我父親則很像李白。這兩位老詩人在近代中國詩壇上分庭抗禮，各有千秋。李杜友誼通生死而入魂夢，陳易交情比手足而兼骨肉。

當散原老人晚年寓居杭州白傳路一號時，我有一個朋友從上海去拜訪，求得了一幅詩，高興

極了。這幅詩是寫甲午中日戰後贈黃公度的那一首，詩云：「干軍治亂於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欲挈顏流還孔墨，可憐此意在埃塵。勞勞歌哭昏連曉，歷歷肝腸久更新。同倚斜陽看雁去，天迴地轉一沾巾。」讀這首詩，就可以看出這位老詩人的壯志猶存，而一股蒼涼沉鬱的悲壯之氣，不期湧現。

有一個中國詩壇的佳話：「白頭師弟詠平生」。原來陳寶琛老先生在前清光緒八年典試江西時，有名的饗金花的丈夫洪狀元正任江西學政，充鄉試監臨，兩人商談取士之道。洪鈞主張選取才華英俊之士，以符合春風桃李之旨，陳寶琛却不以為然，主張選士應以氣節遒勁之士為主，結果用「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為題。這一科，陳三立中了舉人。在科舉時代，論輩分，陳寶琛是陳三立的「座師」，其實，散原老人比起「座師」的年紀不過小幾歲而已。到民國十九年，散原老人已達八十高齡，毀庵老人八十五歲，只大五歲。當散原老人八十初度那一天，「陳太傅」（當時一般人仍稱他為陳太傅，因為他曾做過清帝的師傅）特贈詩一首：「平生相許後凋松，投老匡廬第幾峯？見早至今思突曲，夢清忽地省聞鐘。眞源忠孝吾猶敬，餘事詩文世所崇。五十年前彭蠡月，可能重照兩龍鍾。」可見二老白頭師弟的風義。

過了兩年，散原老人北上，住在北平的兒子寅恪（師曾）家裡，有一天，特去拜候「座師」，那時他已八十二歲，陳寶琛八十七歲，聚首話舊，歡然也是黯然。到民國二十四年，陳寶琛

逝世，散原老人老淚縱橫，挽一詩云：「一擲賢與世違，猥成後死更何依？傾談特坐空前夢，啓聖回天俟見機。終出精靈靈斗極，早彰鳳節節官闈。平生餘事仍難及，冠古詩篇欲表微。」這首詩工練沉着，彼此的身份都說得恰如其際。

先祖在九廬能仁寺畔築廬名琴心樓，為晚年隱居之地；先父在九江廬山慈航寺畔築廬名琴志樓，為奉母闈養之地。散原老人為江西人，出入九江，常分訪琴心琴志父子樓，迭有唱和，均收入「散原精舍詩」中。試舉出二三首。一首是：「抵九江，雨，訪壺天遯叟（按即先祖別署），值實甫於次日赴右江道任，話別，還宿江樓」，詩如次：「閱世成戲遊，轟江警孤客，捨舟飛雨高，遂告隱淪宅。城東水木地，雲氣自然白，到門繞千畦，未覺鐘梵隔。玉色壺天翁，履道無軼迹，翁獨在世間，有涕念宿昔。文度功名手，膝上劇可惜，縱去投炎荒，萬里看羽翮。還緩須臾去，婉變映戶闌。白頭父子間，使我久怵惕。平生所語事，鬱鬱在肝膈。庭鴉不留人，杯酒堅自擲，江樓曉燈燼，波濤向空碧。」散原精舍詩，各體皆精，五言尤蒼古。先祖高壽八十三，故詩中有「翁獨在世間」之句，而因此念及前輩之凋零與世事之滄桑。收尾四句，尤其神韻。

散原老人有一詩，題為：「宿實甫花園山樓，于晦若學使亦至」，所謂花園山樓即指廬山上的琴志樓。原詩云：「結廬峯頂四無鄰，共子含悲話苦辛。投老盡鹽堅自擲，逐羣爪嘴恐難馴。江湖暗數千帆盡，燈火初宜二客親。去國懷賢紛涕笑，迷離今昔隔縹緲。」又有一詩為：「和實

甫山堂雨夜遣興」：「屢挾江聲到此山，亭亭桂樹向人閒。胡麻煮茗喧殘夜，樺燭傳燈破醉顏。蟋蟀殷牀如有約，鴛鴦啼雨去無還。癡兒情思同秋葉，飄颻江窗翠壑間。」散原老人詩中有時對摯友還開玩笑，如記：「易實甫由龍州官廳過此」詩中有句云：「有客踉蹌携妾至」，携妾何至于踉蹌呢？又有「雪中携叔海由甫次申飲酒樓」一首，叔海即江叔澗，由甫即先叔，這首詩實光燦爛，彩色繽紛，我最愛讀：「湖海人來氣自豪，携憑飛閣醉葡萄。瓦鱗新雪生春艷，旌角寒雲捲雁高。憫亂心情成小聚，盪愁歌吹壓羣鷺。螭盤酪碗兼滋味，坐對花枝拂二毛。」據我看來，這次雪中小宴一定還有「女招待」在身邊呢。

詩如美女簪花·樊增祥

樊山老人的輪廓，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清癯的高高身材，嶄嶄的骨格，有點稀疏的鬚子，一雙炯炯的眼光和一對小如鼠的耳朵。照相書，耳小短命，但樊老却長壽，活到八十多歲。這位老詩人有一特徵，即聲如洪鐘，即長壽之徵。我見樊老伯時，他穿着一件黃緞馬褂，大紅袍，戴一頂黑絨小帽，紅珊瑚小頂，古香古色。

近代中國詩壇稱「樊易」，樊即樊山老人，易即先父。我在民國初年見樊老伯時，樊老伯已是七十多高齡了，比我父大好幾歲，正如李白長于杜甫十三歲而友情深到魂夢共生死那樣，在詩學上和友誼上，稱爲「樊易」不是偶然的。

樊山老人名增祥，字嘉父，號雲門，又號樊山，又號天琴，湖北恩施人，清光緒丁丑進士，

官至江寧布政使，有樊山全集。樊老做官，清廉剛正，而帶幾分幽默感。他的案牘最有名，所謂「樊山判牘」。石遺室詩話對這位老詩星鄭重的推薦：「樊山生平以詩爲茶飯，無日不作，無地不作，所存萬餘首，而遺佚蓋已不少矣。論詩以清新博麗爲主，工于隸事，巧于裁對，見人用眼前習見故實，則曰：此乳臭小人也。」這與先父的作風正相反，生父作詩即喜用眼前習見故實，而樊老不敢以此罵其摯友。所以一樣工于對仗，但先父的詩句，人人能懂；樊老的詩句，人人難懂。

石遺老人陳衍又說樊山先生「萬餘首中，七律居其七八，次韻疊韻之作尤多，無非欲因難見異也。安石、碎金、樊樹、冬心諸家視之，當羨其沉夥頤矣。」因之，在石遺室詩話中除選各種全首外，專選七律中對仗尤工整者，摘下句子，名爲「摘句圖」。以前趙鳳北（翼）專採陸放翁的對句，石遺老人因樊山先生于前人詩最喜趙鳳北，所以也選了他的對句。我現在摘錄樊老一些名句如下。艱深的句子如：「纖鈎漢玉螳螂碧，細火宣爐鸚鵡青。」「憂國重聽金雁雨，憂才多植玉蟬花。」像這些詩句，你懂得嗎？只因所用典故僻澀，非加註解不能明白。先父也喜用典故，但善用典故，所用典故很普通，故容易明白，大家都懂。但樊老不用艱深典故的詩句，則非常妍麗，逗人喜悅，其造句鍊字，先父有時還不如。舉例如次：「佩聲夜夜金釵卷，帽影朝朝錦帶橋。」「瀑流喧似彈箏峽，山色明于畫扇峯。」「晝淡詩濃香漠漠，酒醒花睡雨疏疏。」「花如

人面依然姣，山傍妝樓分外青。」「好雨似求無價寶，微雲即是有情天。」「一春何處無芳草，萬事人間重晚晴。」「平鋪蕉葉爲歌席，收合楊花枕頭。」「紅蓮落瓣房房子，玉雁成行字字人。」這是寫景名句。抒情的名句如：「簡書可畏如炎暑，詩境天然爲晚霞。」「夜久繡簾長窄地，雨涼銀燭漸親人。」「持杯斂笑吹茶沫，掩袖含嬌避燭煙。」「白藕花如君子淡，玉樽酒似聖人清。」「清風入室佳于客，小雨沾花貴勝珠。」「人無畫裡無人畫，我有詩中有我詩。」這些抒情寫景的句子，有的寫得非常細膩（如持杯斂笑兩句），有的寫得非常妍麗（如花如人面兩句），有的寫得含有人生哲理（如好雨似求兩句），有的寫得參透禪機（如人無畫裡兩句）。樊山老人之詩真如美女簪花，窈窕極麗，精妍之處，直追溫（庭筠）李（商隱），確是一代才人。樊山老人對於後學的詩人，愛護備至，期勉有加。例如對一個貴池青年詩人王世勳（字調甫）的「猛悔樓詩」上題辭四則，有謂：「詩境凄麗明麗，申含古態，唐則長吉飛卿，明則卓芷淵，清則湯卿謀。之數子者，才則茂矣美矣，而皆歉于年與福。願君極其才之所至，衷于理而輔以學，勿徒爲寶閣之一體。豈惟雄長詞壇，抑亦望其大器晚成，爲終重買生一輩人補恨也。」又謂：「年何以能永？亦惟守身以事親，居易以俟命，勿使幽憂傷人而已。故長吉飛卿芷淵卿謀諸人，其才誠可愛，其詩不足效也。」又謂「少年人詩文，當如火如荼，吉祥富麗，親在不言老，道在不憂貧。君年未二十，而前一卷詩兩用白頭字

，甚不可也！」

這本「猛悔樓詩」是閩侯會慶川（字克甫）先生刊行的，古誼足以矜式。王調甫為北京大學文學士，負抑塞磊落之才，工蒼秀凄艷之作，年方四十，即離人間，非常可惜。他在抗戰時期任江西統稅局長，死在任上。假使他聽樊山老人的話，潛修內性，改變詩風，或者不至於死得太早。而樊老論列，語重心長，發人猛省。樊老之所以能致長壽，決不是偶然的。

樊山老人出身不低微而寒苦。少年依寡母為生，「每日薪蔬不過三十錢，不肉食，或湯餅一器取諸市肆，並爨火省焉（就是家裡並不舉火，到街上買點東西吃罷了）。而盡以所獲奉親舍。太夫人知其子好書，每持館金歸，必檢數金畀之曰：爾且可買書。于是者十年。」（詳見樊老所著「潛江家乘」。）有一個湖南人趙元臣會看相，一見少年時的樊山先生，歎曰：「終生不得志也！」樊山先生問：「吾寧窮餓死耶？」趙乃解釋：「非也。他人求之不得者，子得之皆若不足，是寧有滿志時耶？」樊山先生以為知言。

樊山老人就是這樣苦幹出來的。在他的少年詩中，真的沒有一句哀艷語，也沒有一句哭窮語，所以他日後能顯達，能長壽。從詩作裡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前途。那兩句「親在不言老，道在不言貧」，足以抵過一篇最有價值的青年座右銘。

偉大的愛國詩人：易順鼎

在末談先父之詩以前，還要簡介兩位與先父同時的愛國名詩人，即是在甲午中日戰爭那個時

期，同時產生了三位優秀的愛國詩人，其籍貫都在東南之一角，一是先父易順鼎，一是黃遵憲，一是邱逢甲。可是這三位大詩人，因國事之螭蟻，時局之動盪，東奔西走，很少在一起。從他們的遺作中，發現他們對當時國事的悲憤，對誤國者的牢騷，同時也可看出他們間的友誼。再論詩的作風，我父以縱橫一世的才華如天馬行空衝破一切舊的樊籬，倉海先生的詩以雄渾古樸著稱，公度先生的詩則被稱為近代詩壇的革命鉅子，而不愧一代史詩。可惜在我的行篋中，只殘留了一點先父與公度先生的和作，謹擇要選錄一二首，如「晤黃公度於秦淮河舟中贈」一首：「秦淮明月照船窗，吳店飛花撲玉缸。赤縣運窮猶有九，黃童才老更無雙。孤中隨筆憂天下，桃左春秋紀列邦。垂死恨君相見晚，長飄吾欲枕煙江。」另一首是「立秋日公度同坐寓齋山亭再和」：「快閣新秋好賦詩，公家事了不妨癡。風來水上搖蘋末，月到山中浸桂枝。四大禪林無處坐，三生公案有人知。與君暫學羅浮狀，煙雨蒼茫自合離。」可想見詩人憂時憤世之熱情。

在公度先生的「人境廬詩草」中載有與先父的唱和詩，如「立秋日訪易質甫遂偕遊秦淮和質甫作」：第一首是：「袖裡魂南一束詩，茫茫相對兩情癡。看楊玉海塵千斛，喜刺青溪擲一枝。鶉首賜人天亦醉，龍泉伴我世誰知？死亡無日難相見，況又相逢便說離。」第二首是：「九州莽莽匆匆走，兩鬢蕭蕭漸漸枯。欲訪蓬萊難附鶴，暫攀楊柳可藏烏。筆留白石飛仙語，袖有青溪小妹圖。猶是人間乾淨土，莫將樂國當窮途。」按

梁任公先生在「飲冰室詩話」中對先父與黃遵憲唱和詩提出考證，與公度先生原唱頗有出入。

如今單說先父的詩。陳衍老伯的「石遺室詩話」說：「質甫幼有神童之目，稍長有才子之稱。……君於學無所不窺，為考據、為經濟、為駢體文、為詩詞。生平詩將萬首，與樊山布政稱兩雄，惟樊山始終不改此度，質甫則屬變其面目，為大小謝、為長慶體、為皮陸、為李賀、為盧仝，而風流自賞，近於溫李者居多，雖放言自恣，不免為世所警，然亦未易才也。其集名甚多，曰丁戊之間行卷、曰摩圍閣詩、曰出都詩錄、吳船詩錄、廬山沌水詩錄、蜀船詩錄、巴山詩錄、錦里詩錄、峨眉詩錄、青城詩錄、林屋詩錄、游梁詩牘、樊山詩錄、曰宣南集、嶺南集、甬東集、四魂集、四魂外集、羈園詩事，蓋足跡至十數行省，一地一集也。」

石遺老人所說先父詩的風格常變是確實的，但談到「放言自恣，不免為世所警」，則正是先父的偉大處。大概一個人的寫作是與身世和環境有深切影響的。先父一生愛遊山玩水，崇拜美人，少年以公子身份，抱卓越的才華，所以作品自然和石遺老人舉出的那些古詩人接近，但是自中年以後，世界變了，中國憂患頻仍，先父一洗少年時期的綺麗風韻，追蹤盛唐中唐諸大名家，蒼涼沉雄之作直逼杜甫，超脫飄逸之作軼凌李白，如「四魂集」即其代表。一入晚年，身世之感更深，而詩力更雄，遂如決百川而奔大海，撥雲霧而震驚雷，汪洋恣肆，一瀉萬里，縱橫決盪，衝破天闕，凝鬱為離奇瑰麗的詩篇，幾乎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古詩變離，在晚年詩內已不復存在，雖有些涉及醇酒美人，但全是真性情流露，絕無道學家假面具。所以用時代進步的眼光詭術中國近百年的詩壇，先父的詩像龍門飛浪中鯉魚之大掉尾，顯示其生命力之充需，而為中國詩歌革命開先河，這一點並非誇大語。

「四魂集」為先父一生詩歌中的精華，精金玉，字字珠璣，聲聲血淚，我曾精印分贈親友及海外詩人。「四魂集」包括魂北集、魂東記、魂南記、歸魂集，並沒有魂西集，另有附篇的魂海集。魂北、魂東兩集是甲午乙未兩年所作的詩歌，反映當年中日戰爭的場面最為鮮明。魂南集是乙未年參加援臺抗日運動的全部詩作，最為精采。歸魂集以後則是從臺灣回大陸後的作品。

這裡只能從魂南集恭錄幾首代表作如次：如「臺舟感懷」四首第三首：「順昌開道有劉錡，赤手空拳半壁支。卽墨田單為守將，睢陽南八是男兒。兩河忠義旌旗在，萬福威名草木知。誰識洛陽年少客，撫弦懷壯共登陴。」這是讚美當時臺灣守將劉永福將軍。到臺灣以後所作的「寓臺詠懷」六首和「續寓臺詠懷」六首都是不朽之作，如前詠懷第二首：「田橫島上此臣民，不負天家二百春。中露微君黎望衛，下泉無伯柏思郁。誰忘披髮纓冠義，各念茹毛踐土身。痛哭珠崖原漢地，大呼倉葛本王人。」這是歌頌臺灣人民的抗日。第六首：「寶刀未斬郵支頭，慚愧炎荒此繫舟。泛海零丁文信國，渡瀛兵甲武鄉侯。偶因射虎隨飛將，昔對盤鷲憶少游。馬革倘能歸故里，招魂應向日南州。」這是敘述自己入臺抗日以

示必死的決心。又如後詠懷第四首：「天末孤城上頭，登臨無地可銷憂。藤蘿蘆荻如夔府，薜荔芙蓉似柳州。墜露沉雲都入海，驚風密雨總當樓。大荒我有他年約，披髮騎麟再訪秋。」這首詩最雄健莊麗，顯示入臺的悲憤。第五首：「八表風雲一劍磨，夜騎天驪渡天河。梳頭逆旅逢張妹，椎髻蠻夷起趙佗。折節太原公子在，感懷眞定弟兄多。寶刀難斷東流水，萬口愁心奈爾何。」這首詩則敘述在抗日救國人事上各方面的動態而因此寄慨。

最後是「別臺詠懷」四首與「續別臺詠懷」四首的傑作，各錄二首：前題第二首：「炎荒十日小盤桓，皂帽依然訪幼安。照汗青詩文渡海，滿江紅曲岳憑闌，遑求澤國持龍節，頗負邊人望芻冠。猶有伏波橫海志，書生戎服一登壇。」第三首：「使越何曾計棄資，遠遊心事楚騷知。麒麟鳥為先戒，翡翠鯨魚入小詩。送別五千人構李，壓裝三百顆離支。白雲黃竹瑤池路，穆滿重來定幾時？」後題第三首：「走南走北竟如狂，衝暑衝寒祇自傷。春露秋霜悲故國，炎風朔雪感天王。胭脂坐令輸胡地，翡翠何曾賺越裳。總為死生難自了，人間天上兩高堂。」第四首：「九江英布聽隨何，六郡任囂教尉陀。萬里橋邊一杯酒，三垂岡下百年歌。深州未出牛元翼，浪泊難歸馬伏波。回首鶴車斜日遠，風雲無計起沙陀。」這八首詩把自己參加援臺抗日運動的經過和失望的心情都寫得很明白，特別是對臺灣不勝其依不捨之情。結論是：可惜臺灣自立未成，國際形勢不能幫助臺灣自主，像唐時沙陀國李克用父

子初為唐屏藩其後立國那樣。

先父詩句對仗之工，並世無兩。先父嘗說：「余所刻四魂集，譽之者滿天下，毀之者亦滿天下。湘綺、樊山、皆極口毀之者也；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余自信此集為空前絕後少二寡雙之作。蓋毀余者皆以好用巧對為病，即張文襄亦屬言。不知以對屬為工，乃詩之正宗。凡開國盛時之詩，無不講對屬者，如唐之初盛，宋之西崑，明之高劉，皆然。自作詩者不講對屬而詩衰，詩衰而其世亦衰矣。」程伯霞世丈所編先父「琴志樓詩錄」，係編年體，計二十年，自十六歲至三十六歲。現在謹擇錄本書中所列傳世的名句少許，以見一斑：「江山靈氣鍾才子，忠孝深情託美人。」「吾友仙才如白也，大江秋色正蒼然。」「天末故人鴻雁少，古來名士鯽魚多。」「三年殘雪留鴻爪，萬里奇雲落馬頭。」「夢裏悲歡無筆寫，天涯冷暖有衾知。」「萬花世界將紅洗，六代湖山要白描。」「地下女郎多艷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戍冷鴉如兵守塚，店荒馬與客爭門。」「年荒頗似大兵後，春懶還如小病前。」「山意懶於師退院，雨聲疏似客敲門。」「心上故人三五雁，腰間神物一雙龍。」「夕陽紅煞鴉邊樹，秋柳黃于馬上人。」「少日雄心孤劍在，中原野色一鞭分。」「萬畝青園臨水屋，廿年紅老讀書燈。」「春能遍綠帆邊水，酒不重朱鏡裡顏。」「秋風蔬菜思鱸膾，春水桃花夢鮑魚。」「小院一燈紅黯澹，高樓萬瓦碧參差。」「遊窮海內空山好，交遍人間老輩佳。」這些美麗的句子，如果作對聯寫，那是再適合沒有了。